

# 镌龙镂云的传世御碑

史宏 文/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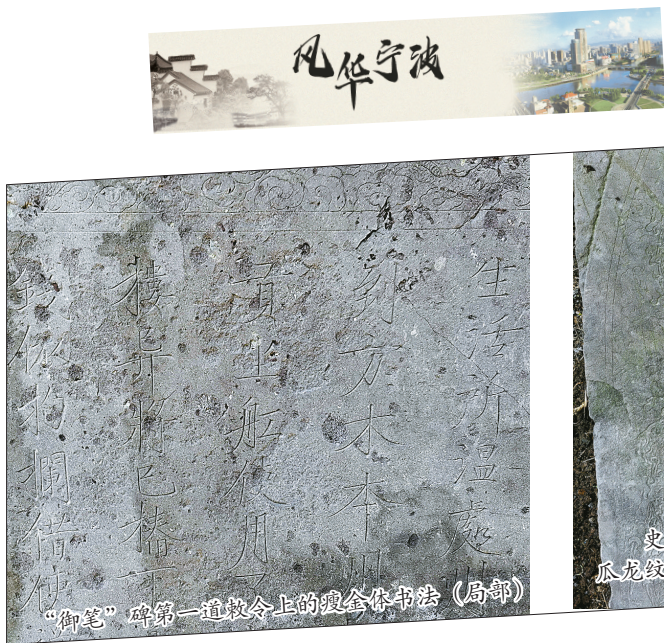
宁波不少地方建有碑林，其中的碑刻由当时名人所撰，内容涵盖方方面面，它们被镶嵌于高墙之上，古朴典雅，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。而由皇帝亲笔相赠刻成的数量稀缺的御碑，大多雕刻精美，除了正面饰刻有象征皇权的龙纹图案外，有的碑首上还浮雕龙身，极尽讲究。因此，在碑刻中要数御碑等级最高、最有气派。

然而，这些彰显皇恩浩荡和主人不凡身份的御碑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渐渐被人遗忘，碑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：有的已经断裂，面目全非；有的风化脱落，字迹难辨；有的则消失不见，唯有从相关文献中可以窥知一二。

宁波境内的御碑所载内容，有对当时重要事件的记录，有对功臣前功绩的褒扬，有对位高权重大臣去世的安抚，有皇帝一时兴起的感怀，不一而足。



御书亭



## 两度移置的“省降御笔”碑和“御笔”碑

在现今海曙区集士港镇广德庵内，矗立有二通御碑，为北宋皇帝宋徽宗的笔墨，东端一通为“省降御笔”，西端一通为“御笔”，二者相隔约5米，一高一低，相望而立。2005年被列为鄞州区文物保护单位。

“省降御笔”碑通体高2.8米，宽1.12米，厚0.29米，此碑表面已经风化，而且还有数条裂缝。碑额正中处，刻有“省降御笔”，直书两列，两侧饰以龙纹、祥云图案。下方碑身，还刻有宋徽宗的六道敕令，正文每字4厘米见方，为瘦金体。至于碑文的内容，由于多处磨泐，只有三道可以识别其意，第一道关于“置高丽司”与“兴修广德湖田”之事；第二道关于楼异为出使高丽所打造的“神舟”设计样稿呈报尚书省；第三道关于楼异向宋徽宗奏报自废湖为田后，“田内早稻生双穗至四穗”的祥瑞，宋徽宗命史官载入国史。

“御笔”为一通残碑，下部缺失，高1.37米，宽1.1米，厚0.29米。碑阳除了有许多凹坑，碑首右侧边缘和蟠龙头部有缺损。碑额正中处，刻有“御笔”，直书一列，两侧也饰以龙纹和祥云图案。下方碑身，还刻有宋徽宗的五道敕令，正文每字5厘米见方，为瘦金体。其中，四道敕令最后注有“付楼异”字样。至于碑文的内容，由于多处磨泐，可读其意的只有第一、三、四道。第一道大意为宋徽宗命楼异负责用从温、处两州买到的木材，为“后



左为“省降御笔”碑，右为“御笔”碑

苑作”和“制造御前生活所”完成制造人贡坐船之后，速将有关财务上报有司；第三、第四道敕令均与制造“奉使高丽国过海神舟”事务有关，这与历史上宋徽宗曾诏令明州建造两条神舟出使高丽事件一致。碑阴所刻的文字，为南宋宁宗嘉定五年（1212年），时任参知政事的楼钥所记，内容为“御笔”碑的由来与传承经过。

以上二通御碑正面碑额和碑身的文字周围，均采用双线开框，框内同样刻有祥云环龙的图案，极尽华美。而且御碑顶端被设计为半圆形，四周雕琢一对高浮雕无角蟠龙，龙头朝下，龙体鳞甲浑圆滚转，形状独特，气势不凡。

关于二通御碑上所书的瘦金体，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楼正豪研究认为，“省降御笔”碑为宋徽宗亲笔的可能性不大，而“御笔”碑由宋徽宗亲书的可能性则较大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据楼正豪考释，“省降御笔”和“御笔”碑现存敕文共十一道，第三通被毁的御碑拓片今保存在天一阁，仅存一半，有敕文六道，内容关于打造神舟诸事。然而，庆元路总管府推官况逢曾见《丰惠庙碑》称“每奏闻，辄辰辰报可，凡卅九札”。如果按照此记载中的数目，当初每通御碑上应有敕文十三道。再结合现在“御笔”碑敕文数目和尺寸，楼正豪认为“御笔”碑的原高度在3米以上。当然，也可知元代时安置于丰惠庙内的三通御碑，仍完好无损。

其实，宋代私家将御书刻碑是一种风尚，但幸存至今的御碑实物，目前仅见楼氏家族。楼异是楼氏家族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，其祖为“庆历五先生”之一的楼郁，楼钥是其孙子。楼异曾为明州太守，他是废除广德湖的建议者和执行者，后世对其废湖之举褒贬不一。

至于二通御碑为谁所刻，可以从楼钥补刻在“御笔”碑阴的文字中找到答案，“遂于其上建锦照堂，刻碑堂中，以侈上赐。中更兵毁，然独存。”由此可见，二通御碑在建炎初年金兵入侵宁波时已经刻成，即楼异在世时所刻，距今有890余年了，这也是宁波已知最早的御碑，最初安放在楼异的月湖居所内。

说到御碑的安置地，不得不说说丰惠庙。据《四明谈助》记载：“嘉定二年（1209年），府以士民之请上于朝，赐庙额。旧祀于望春山之灵波庙中。后又别庙东，俗呼‘楼太师庙’。”由此可以大致推测，嘉定年间，官居参知政事的楼钥，为了感怀其祖先，将安置在月湖祖宅中的御碑，特意移置新建的祭拜先祖的丰惠庙中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丰惠庙被改为望春乡粮站，二通御碑被砌于墙壁之上，后发现碑面被人涂上了石灰浆。据说，第三通御碑是20世纪60年代时遭人毁坏的。

2004年6月，在鄞州区文管会专家的指导下，运用起重吊车将重达4吨、2吨的二通御碑，一同迁移至集士港广德庵内。

历史上，宋徽宗独创的瘦金体，不但独树一帜，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。因此，如今时有书法爱好者来到广德庵参观和研究。据介绍，为了防止御碑风化过快，去年底，海曙区文保所相关人员在碑面涂上一层特殊的保护胶水，下一步还将加装玻璃罩加以隔离保护。



## 已知最大的“纯诚厚德元老之碑”

“纯诚厚德元老之碑”为史浩的神道碑，位于东钱湖横街乌竹坪吞口，是目前宁波发现的最大的御碑，也是浙东已知最大的神道碑，刻工精湛，刀法细腻，很多地方采用浅刻。今年3月12日，神道碑旁设立了宁波市文物保护点的石碑。

此碑由碑首、碑身、碑座组成，属于典型的御碑规格，采用西乡的梅园石。如今，最大一块碑身仆倒在巖质旁边，正面朝上，长约3.5米（包括碑身头部分），宽约2米，厚约0.34米。边缘处，依然可辨当初雕刻的回行纹等点缀的边框，碑身上布满了裂痕，而且表面凹凸不平，绝大多数文字无法辨认，唯有下端右侧等处，尚可识别个别文字。至于造成碑裂的原因，据说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，当地村民在神道碑上烧焦泥灰，用作施田之需，最后，御碑被炸裂成数截，才导致如今碑面文字所剩无几。而这通神道碑的碑座，就是旁边巨大无比的巖质。由于碑文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，发现神道碑之后，就有人对其进行拓碑。从拓片上来看，为难得一见的蝇头小楷，整齐划一，非常漂亮。

旁边，还散落着两块碑额残件，一大一小，呈不

规则形。大的一块，最长处1.94米，最宽处0.78米，厚0.28米。正中处，阴刻有“元”“纯”“老”“元”，字为0.28厘米见方，苍劲浑健，颇有气势。虽然两个字有不同程度损坏，但还是可以清楚辨认。根据碑额框内字体的分布，再结合史料中关于神道碑的记载，可知当初分两列直书，皆为“纯诚厚德”四字。御书外为祥云开框。碑额两侧，各刻有昂首腾空的四爪龙纹图案，周围祥云缭绕。小的一块，长1.11米，宽0.35米，表面仅存龙纹图案，厚度与大块一样。

根据现存神道碑的尺寸，可以推测原来完整的神道碑宽约2米，高为4米多，重约7吨。可想而知，当时神道碑耸立在重达10吨的巖质之上，是何等的壮观和震撼。

关于神道碑的刻成时间，根据楼钥所写史浩神道碑文内容“今皇帝登极，赐谥文惠，亲洒宸翰书‘纯诚厚德元老之碑’以赐焉，且命臣钥之文”，再结合宋宁宗登基为嘉泰五年（1194年），不难得出，此碑距今有829年了。而且，皇帝敕命楼钥撰写了7000多字的神道碑文。

## 赋诗不绝的“应梦名山”碑

“应梦名山”御碑，位于雪窦寺东南1公里处的御书亭内，与著名的千丈岩瀑布毗邻。关于这通御碑的来历，颇为离奇。

据《雪窦寺志》记载：宋景祐四年（1037年）仁宗赵祯夜梦游名山，“绍图天下山川以进，披览及于雪窦，与梦合”。又据《御书应梦名山记》记载，北宋仁宗皇帝赵祯曾梦游“八极之表”，醒来后，深为梦中美景所吸引，就派人到全国各地画天下名山进呈，供他对照。当他看到雪窦山“双流效奇，珠林挺秀”的景观，认定雪窦山就是他梦见的“八极之表”。据载，当时皇帝委派内侍张履信从京都汴梁专程来雪窦山赠送礼物，携带沉香木雕山1座、龙茶300片、白金500两、御服1套，赏赐给雪窦山及寺内僧众，并且下令免除山民徭役。从此，雪窦山名声大振。

到了南宋淳祐五年（1245年），宋理宗怀感先帝梦游雪窦之事，特遣书“应梦名山”四个大字，派人送到雪窦山。雪窦寺住持广闻禅师为供奉僧俗共仰理宗御书，翌年四月，将“应梦名山”四字勒之于石，并筑亭一座，置于亭内，并以“御书”名亭。因此，此碑距今已有777年了。

如今的御书亭为砖木结构，青瓦黄墙。御碑顶端与亭梁之间，还挂有“御书亭”红色楷书大字，刚劲有力。据史料记载，历史上的御书亭屡毁屡建，命运多舛。清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，雪窦寺僧人募捐重建后，1941年御书亭遭遇一次巨大的浩劫，碑身被侵华日军烧毁，仅存残墙和石碑。1953年奉化人民政府拨款修缮。1981年，再次进行了大修，今天所见

的御书亭匾额就是那时所书。2003年11月，御书亭被列为奉化市文物保护单位，从此得到妥善的保护，御碑正反面用有机玻璃进行隔离，外面加装了一圈木围栏。

这通御碑呈黑褐色，通体散发着古朴沧桑的气息，被镶嵌在御书亭北端的墙壁上，高2.29米，宽1.16米，厚0.3米，采用当地普通的石料。正面阴刻楷书“应梦名山”四字，大气俊秀，每字50厘米见方，分两列直书，周围清楚可见刻有装饰的祥云边框。碑额涂有红色的地方，有人说为宋理宗的印玺。不过，据宁波文保专家许孟光先生说，为“御书”二字。碑额两侧，各刻龙纹图案。远远望去，御字通红，亭碑肃穆。石碑阴面，为当时雪窦寺住持广闻禅师所撰的《御书亭应梦名山记》，用楷书刻成，详细记述了“应梦名山”御碑的由来、御书亭建造以及朝廷赐御书、御物等内容。由于御碑表面凹坑众多，再加上碎裂成7块，有的文字难以辨别。

御书亭地处雪窦山风景区内，自宋代至民国，许多人慕名前来，并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作。其中，较为有名的有明代兵部右侍郎宋琬，他的《御书亭》诗曰：“万里侵疆尺未还，报仇雪恨合相关。如何德寿高眠夜，不梦中原梦此山”。诗中流露出对南宋王朝偏安江南只图享乐、不思收复中原失地的愤慨；被称为“中兴之祖”的清代雪窦寺住持石奇和尚，在诗中描绘了御书亭的不凡景致：“青山曾梦人昭陵，图画分明貌面呈。千载御书灵气在，一亭空翠万峰晴。”这些流传至今的众多诗作，无疑为这通御碑增添了无限诗韵。

## 曾弃荒野的“西天福地”碑

在余姚市河姆渡镇自来水厂内，也有一通御碑，这是四明史氏家族第三代丞相史嵩之墓前的“西天福地”碑，御碑外面用玻璃罩隔离。

2008年，余姚市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，在河姆渡镇车厩水库东侧（今河姆渡镇自来水厂南首），发现一块石碑仆倒在杂草之中，距史嵩之墓家40米左右，上半段完好，下半段缺失。石碑高1.6米，宽1.68米，厚0.26米，重1.2吨左右。碑刻文字缺失一半以上，推测原碑高度至少有3米，也是一通体态巨大的御碑。

碑额正中，线刻篆体“皇帝御书”四字，直书两列。碑额两侧，各刻一条昂首腾空的四爪龙，周围祥云缭绕。篆字下，四周为祥云开框。边框内为楷体榜书“西福”二字，每字60厘米见方，阴刻平底，字体稳实苍劲，可惜下端字迹缺失。

发现史嵩之御碑之地，旧时被称为车厩西天峰，属于慈溪县地界，位于开寿寺与史嵩之墓之间。据光绪《慈溪县志·寺观》记载：开寿寺，县西南四十里车厩吞口，宋宝祐二年，丞相史嵩之建为功德院，以前执恩请于朝，得赐额“开寿普光禅寺”。后来，道光元年重建。另据光绪《慈溪县志·冢墓》记载：“观文殿大学士永国公史嵩之墓，县西南四十里开寿寺侧。”县志又引柳贯《开寿寺碑记》：“永国公墓，其子玠卿等即奉裳帷空西天峰下，寺因得以设像置祠……奉香火，塑像尚存。宋殿帅范文虎因置茶局贡茶，冀史墓不至荒落。每年清明前一日，县令人山监制茶芽，先祭史墓乃开局制茶，至谷雨回县。明嘉靖十五年，薛应旂议革之。”由此可知，这块御碑遭毁坏在明代中期以后。“莫道荒烟蔓草墟，千秋有恨尚留诸。墓林遗秽何心也，石椁鸣琴是礼欤！方恨诛奸无特笔，谁将夺盗尚浓书。西天福地残碑下，但见僧人出荷锄。”后来黄宗羲所写《过史嵩之墓》也可加以佐证。另外，根据出土的史嵩之墓志铭载：“（宝祐）六年十一月丙午，葬于慈溪县石乡孙坪

之原，遵考志也……上御宸翰名其地，曰‘西天福地’。”可知，这通御碑为宋理宗所题，距今有765年了。

其实，历史上宁波不止这些御碑，可惜有的已消失殆尽。比如，宋理宗为丞相史弥远题写的“公忠翊定策元勋之碑”以及为吏部尚书史岩之所题的二通御碑“积庆教寺”和“赐史岩之”，后者不但记载于《余姚半粟史氏宗谱》中，而且还入了黄宗羲《积庆寺》诗：“乱山草盖三间屋，曾有先朝御笔排。古迹至今留巖窟，流年只好披皮囊。松涛欲泛禅床去，寒叶犹将佛迹埋。却为一番多话旧，反来牵课道人怀。”可惜如今连驮碑的两只巖质也下落不明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除了以上皇帝专门为宁波的重要人和事所书的御碑，还有机缘巧合之下相赠笔墨、被当时人有意刻成并保存下来的“舶来御碑”，那便是现珍藏于天童寺奎焕楼御碑亭壁上的五通御碑。这五通御碑沿袭了宋代御碑的规格，刻有龙云图案。其中，四通为清代顺治皇帝的手迹，一通为雍正皇帝的手迹，分别为“‘春城乞食还’诗碑”“梵纲经碑”“‘敬佛’碑”“敕书诏书御札碑”“赞释迦文佛、观音大士偈语碑”。

不过，它们与宋代御碑相比，要相对逊色一些。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宋代御碑反映了宁波在当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上的重要影响。在政治上，宁波籍人士在朝廷中位居要职，且表现不俗，屡有建树，从而获得皇帝的信任和认可；在经济上，随着宋代对外贸易的日趋频繁，明州港的重要地位得到凸显，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，这使得朝廷和宁波的联系更加紧密；在文化上，得益于北宋王安石大力兴办县学，促成宁波崇尚儒学，饱学之士在科举上大放异彩。

历经沧桑杳无言，多少风流在其中。不可否认，这些御碑是宁波人杰地灵的见证，更是研究相关历史不可多得的“活化石”。